

苏联当代文学丛书

SULIANDANGDAIWENXUECONG



一死遮百丑

〔苏〕Г·巴克兰诺夫 著

辛海陵 等译

一死遮百丑

〔苏〕Г·巴克兰诺夫 著
章海陵等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МЕРТВЫЕ СРАМУ НЕ НМУТ

Г. Я. БАКЛАН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ИСАТЕЛЬ»

※

一 死 遮 百 丑

〔苏〕Г. Я. 巴克兰诺夫 著

章 海 陵 等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 春 科 技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208,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70册

统一书号：10091·1077 定价：1.45元

前 言

葛里高里·雅可夫列维奇·巴克兰诺夫(1923——)是一位为我国读者所熟知的苏联当代著名作家。

卫国战争前，作家刚刚度完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一九四一年，刚满十八岁的巴克兰诺夫就应征入伍，在战火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他转战南北，立有战功，作过炮兵营侦察队长、上尉。卫国战争之后，他曾入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从一九五〇年起开始发表作品。现为苏联作协理事会理事。

至今，巴克兰诺夫的创作生涯已有三十多年，他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如中篇小说《在斯涅基略》(1954)、《九天》(1958)、《一寸土》(1959)、《一死遮百丑》(1961)、长篇小说《四一年七月》(1964)、中篇小说《永远十九岁》和道德题材的中篇小说《朋友们》(1975)。此外，他还写有特写集《永远追赶的速度》和《今日与昔日》(1977)等作品。

众所周知，巴克兰诺夫因为创作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而一举成名。他是号称三“Б”的“前线一代”作家之一。(这三“Б”是邦达列夫、贝科夫和作家本人，因为他们的姓氏开头的俄文字母都是“Б”)这些“前线作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卫国战争中都曾浴血奋战过，对于这场战争有切身感受，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生活素材，为此，评论界又把他们称为“行伍作家”“中尉作家”(这些人当时的军衔多是中尉、上尉。)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批作家登上文坛，从事创作之时，正值苏联在政治生活上发生巨大变化之际，他们都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崛起的一代新人。五十年代初的“解冻”文学的出现，稍后一点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的问世，都必

然对他们的创作发生很大影响。总之，巴克兰诺夫的军事文学作品是应运而生的。

本书选入的《一寸土》和《一死遮百丑》属于苏联军事文学中的“第二浪潮”，即“战壕真实派”作品。所谓“战壕真实派”是以极为“真实”地描写了战壕生活而得名的。在《一寸土》里写了在不到二平方公里（军事地图上的“一寸土”）的苏军两个连队与德寇的殊死战斗，写了苏军的惨重伤亡；《一死遮百丑》也写了苏军一个营队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受到敌人伏击而受到的挫折。在作品里充满了战争中的“血和泪”。

同时，在这些作品里大胆地探讨了人和战争的关系和在战争中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些“战壕真实派”作品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对军事指挥中的官僚主义问题，认为它是“在战争比死亡还可怕的东西”（邦达列夫语）。在作品里除了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之外，还刻画了一些内心世界阴暗，极端自私自利的“胆小鬼”“叛徒”。如《一死遮百丑》的伊宪柯，就是这类人物。他只为了自己保命，弃营队参谋长的职务和战士的生命于不顾，甘愿当苟活的懦夫。他的嘴脸是丑恶的。作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道德的审判，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生与死”的界限就在分毫之间，作家深入地剖析了在这一时刻的人的复杂心理，突破公式化、概念化，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多层次性。

同时，“战壕真实派”作品注意写了战斗生活的多样性，细腻地描写了战壕里的士兵生活，包括在那种情况下的爱情生活。

对于“战壕真实派”作品，自它出现以后，在苏联国内也引起很大争论，各种意见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类作品“描写了

战争最紧张时刻的人，真实地反映了残酷的‘战争面目’”。排除了空洞的“老生常谈”，是不加修饰地写了战争，表现了“细节粗野的真实”。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渲染了“横死的主题”，“对死亡作照相式的记录”。对于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的讨论就持续了两年之久。

很明显，争论的焦点在于怎样写战争，包括战壕里的战争才是“真实”的。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想详细探讨，它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但是，我们讨论任何问题都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战壕真实派”文学作为反官僚主义、反公式化、概念化的一股新潮流，它曾突破了军事文学上的一些禁区，不但写了胜利，也写了失败，不仅写了欢乐，也写了痛苦，不仅写了英雄，也写了懦夫，突出了人道主义。从批判公式化、概念化上来说，有它历史的功绩。正如有的评论家说，这些作品不能不说还是现实主义之作。它起码探讨了过去战争文学中一些没有深入涉及的领域。但是，也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如果仅仅把这样的作品才称作是“真实”的，那又未免片面。我们看到，在这些作品里写了一次战斗或局部的战斗，它们往往都以革命方面付出惨重代价甚至失败而结束。但是，正是包含这一局部战斗的全局战役是胜利的。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必然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仅把“失利”的战斗场面展示给读者，那么读者所得到的印象与感受必然是不完全的。为此，作为军事文学的一个阶段的“战壕真实派”文学很快被第三浪潮“全景文学”所更新，大概也是历史的必然吧。

我们把这两部作品奉献给我国广大读者，以便更好地用马列主义全面地评判这些作品，得出公允的结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这也是我们的希望。

目 录

1. 一寸土……………〔苏〕Г·巴克兰诺夫著 (1)
伊·文 译
2. 一死遮百丑……………〔苏〕Г·巴克兰诺夫著 199)
章 海 陵译

一寸土

——献给我的母亲

伊达·格里戈里耶夫娜·坎托尔

〔苏联〕格·巴克拉诺夫 著
伊 文 译

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你们感到象自己的熟人，象自己的亲人，象自己那样亲切。

——尤利乌斯·伏契克*

第一章

在据点里，生活是在夜里开始的。夜里，我们从避弹壕和掩蔽部里爬出来，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关节。我们挺直身

* 引自〔捷克〕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6页。

子在地上走，就象人们在战争以前，也将和他们在战争以后走路一样。我们在地上躺下，舒了几口长气。露水早已降过，夜里的空气带有一股湿润的草的香味。大概，也只有战争中，草闻起来才这么恬静。

在我们头顶上是漆黑的天空和大颗南方的星星。我在北方作过战，那里的星星是蔚蓝色的，相当小，可是这里的星星都很明亮，似乎这儿离星星要近一些。风一刮，星星就眨眼睛，它们的光也闪动起来。也许，其中某一个星球上真有生命存在吧。

月亮还没有出来。如今它很晚才从德国人的侧翼升起，它一出来，我们这边就全都给照亮了；带露水的草地，德涅斯特河边的树林。它在一片月光下静静的，象笼罩在烟雾中。可是，德国人所盘踞的那块高地的斜坡还得留在阴影里很久。月亮要到天亮之前才能照着它。

就在月亮升起以前这一小段时间内，侦察兵每天夜里渡过德涅斯特河来到我们这儿。他们用坛子装着热气腾腾的羊肉，水壶里盛着墨水一样黑的摩尔达维亚醇酒给我们送来。面包多半是大麦做的，带一点青色，头一天总是非常可口，放到第二天就变得又干又硬了。不过，有时候是玉米做的。黄得象琥珀，硬得象砖头，这些面包就在战壕的胸墙上一直放下去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德国人要是把咱们从这儿打跑，他们准会说：俄国人日子过得挺好呀，瞧他们拿什么东西喂马！……”

我们吃着羊肉，大口喝那冰凉的酒，凉得牙齿都酸痛，起初连气也透不过来，因为上颚、嗓子、舌头好象被火烧着一样。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给预备的。他总是热心地给大家做饭，他的心确实是热烈的。食物不加胡椒，这颗心就不承认

它是食物。你如果想劝说他，那是没有用的。他只是睁着和善的、象希腊人一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睛责备地望着你：“嗨，中尉同志，西红柿、嫩羊肉这些东西，不放胡椒哪儿成呢？胡椒跟羊肉可对劲儿啦！”

我们吃着喝着，巴尔茨万尼亚照东方人的习惯盘起肥大的腿坐在旁边地上。他剃的是平头，现在头发长了，在晒黑了的滚圆的头上竖起来象个刺猬，汗珠在那头发根里闪闪发亮。他的身量不怎么高，可胖呼呼的逗人喜欢——在前线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是在太平年月人们也认为：瘦子当兵会胖起来，胖子当兵却要变瘦。可是，巴尔茨万尼亚在前线也没有变瘦。战士们都管他叫“巴东诺 巴尔茨万尼亚”，虽说很少有人知道“巴东诺”这个格鲁吉亚词翻译过来就是老爷的意思。

巴尔茨万尼亚在战前是苏呼米波季或是祖格迪迪的一个地方的一家百货商店的经理。现在，他是一名非常勤勉的通信兵。每当敷设联络线，他一下子把三卷线背在身上，压得直流汗，滚圆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可是在值班的时候却常常打盹。他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接着打起了呼噜，然后蓦地醒了过来。他惊慌地用昏沉沉的眼光把四周看了一下，其他通信兵还没卷好一支烟，他又睡着了。

我们边吃羊肉边夸奖着。巴尔茨万尼亚却很乐意地忸忸起来，简直被我们夸奖得瘫软了。不夸奖不行，他会生气的。当他谈到女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又高兴又忸忸。从他所讲的那些微妙事情，你大体上可以听出来：在他们祖格迪迪，女人们都不承认他的妻子有独占他的权利。

今天不知为什么，巴尔茨万尼亚也好，侦察兵们也好，都姗姗来迟。我们——萨延科、瓦辛和我躺在地上，望着天

上的星星。瓦辛的头发、眉毛、睫毛都给太阳晒得变了颜色，就象那种乡下小伙子的样子。萨延科管他叫“小子”，以保护人的姿态对待他。在我的那些侦察兵当中就数他最懒。他的脸圆圆的，嘴唇很厚，小腿肚子可粗了。

现在，他躺在我旁边的地上，牵动着整个巨大的身子在伸懒腰。我望着星星。有趣的是，战前，我是否懂得这么无牵无挂地躺着望天上的星星有多么愉快？

德国人开炮了。炮弹在黑暗里从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炮弹在河对岸爆炸了。我们恰巧是在炮位和河岸中间。假如在心里把这发迫击炮弹的弹道描出来，那么，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它的最高点的底下。在战壕里蹲了整整一天，这样活动活动肢体，真是舒服极了。每一股筋肉都在甜丝丝地哼着。

萨延科把一只手举到眼睛前，看看表。他的表很大，上面指针和数码发绿光，所以我从旁边也能看出现在是什么时候。

“这么久还不来，见鬼，”他照例慢吞吞地说，“我真想吃点儿东西，饿得快呕吐了！”说着，向满是尘土的草地上吐了口唾沫。

月亮就要升起来了：德国人那边的山脊后已经明显地透出了亮光。迫击炮还在一个劲地打着，炮弹就掉在侦察兵和巴尔茨万尼亚到我们这里来所走的那条路上。我在想象中看到了那整条路。它从河边，也就是我们第一次从小艇登上这个据点的地方伸出来。而它的起点，也就是中尉格里瓦的安息之地。我还记得，他当时已经叫喊得声音都哑了，端着手提机枪，从斜坡往上跑，脚下的靴子不时陷在松散的泥砂里。到了顶上，一发迫击炮弹把他打倒在一棵松树底下。如今他

的坟就在那儿。沙土路就打这里拐进树林，树林那边就是安全地带了。路上有很多弹坑，但这并不是描准射击留下的，德国人发炮是盲目的，他们整个面积一起轰，即使在白天也看不见自己的炮弹在哪儿爆炸。

在一处地方，地上留着我们的一发没有爆炸的“安德留沙”^①炮弹，它足有一个成人的身量那么长，还有一个滚圆的大脑袋。当我们还在德涅斯特河那边的时候它就掉在这儿了，现在它已经开始生锈，周围长起了野草，每次你从它旁边走过，心里都会觉得又不安又愉快。

在树林里，在继续向前，把最后六百米开阔地带走完之前，他们通常都要歇下来抽口烟。大概，侦察兵们现在就在那儿坐着抽烟，而巴尔茨万尼亚却在催他们。他担心，他特地用被子包起来并且用绳子捆了的坛子里的羊肉要全凉了。其实，他很可以不上我们这边来的，可是，他不信任那些侦察兵，所以每次都亲自把羊肉送来。何况，他还得看看我们是怎么吃羊肉的哩。

月亮已经从山脊背后露出了一点边儿。树林里现在出现了黑沉沉的树影和一条条朦胧的月光。露珠开始在月光里闪耀。林中的花儿发出湿润的香味；雾很浓，它很快就要从灌木林上升起来了。现在越过阴影和有月光的地带从树林里走来，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萨延科用胳膊肘微微支起身子。有三个人在向我们这边走来。也许是侦察兵吧？我们离他们约摸有一百米远，可是，我们没有招呼他们，因为在据点上，夜里谁也不得隔老

① 安德留沙是男人的名字安得列的爱称，可能是对一种大炮的亲昵的称呼，同“卡秋莎”一样。

远就招呼别人。那三个人渐渐走到拐弯的地方，马上就有一群红色的子弹低低地从他们头上飞过。我们在地上把这情景看得很清楚。

萨延科又躺下了。

“是步兵。”

前天，一个步兵司机想要在白天驾着一辆吉普车越过这地方。在炮火下面，他在拐角那儿急转弯，把上校从车里摔了出去。步兵们冲上去接应，德国人打起迫击炮，我们的炮兵营也回敬了，对轰持续了半个钟头，结果弄得乱七八糟，德涅斯特河对岸还传开了消息说，德国人要进攻了。白天当然没法把吉普车拖走，德国人对它用机枪扫射，跟打靶似的，把一排又一排的子弹打进去，直到它烧了起来为止。后来我们猜想：会不会把这个司机送到惩戒连去呢？

月亮越升越高，眼看就要离开山脊了，侦察兵们依旧没有来。真是莫名其妙。终于，我的通讯员潘钦科来了。我老远就看到了，只见他一个人走着，手上还拿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渐渐走近了。无精打采的，右手用绳子提着坛子的颈口。

潘钦科闷闷不乐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人都坐在地上，也不作声。突然心里难受极了，我甚至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眼睁睁望着潘钦科，望着他手里那块破陶片——坛子剩下的唯一东西。侦察员们也不说话。

我们吃了整整一天干粮，而且在明天夜里之前再也不会谁给我们送东西来：这样我们一天一夜只能吃一次。而明天整整一天又是射击，照在炮队镜上的刺眼的阳光，暑热，还有就是抽烟，在避弹壕里抽得头晕脑胀，而且那烟还得用手驱散，因为在据点上德国人见了烟也要打炮的。

“是哪一个傻瓜想出来把肉装在坛子里的？”我问。

潘钦科以责备的眼光把我看了一眼：

“巴尔茨万尼亚吩咐的，您有什么可责怪？他说，放在坛子里不容易凉。还用被子裹了……”

“他在哪儿？”

“巴尔茨万尼亚牺牲了……”

潘钦科把一个圆形的大麦面包放在我们面前，从腰带上解下装着酒的水壶，自己在一边坐下，一个人揪了一根草，放在嘴里嚼着。

我们吃干粮过了一天，一喝酒脑袋就有点儿晕。我们嚼着面包，想着巴尔茨万尼亚。就在给我们送羊肉坛子的时候，——为了不至于在路上冷掉（那怎么行呢！）坛子还用被子裹了起来，——他被打死了。平常，他就是坐在这个地方，照东方人的习惯把肥大的腿盘起来，当我们吃喝的时候，他就睁着那和善的、象希腊人一样油亮而乌黑的圆眼睛看着我们，不时用手把赶路时流了不少汗的晒黑了的脸抹上一下。他在等着我们的夸奖。

“你没受伤吧！”我问潘钦科。

他高兴地向我们挪近些。

“瞧这个！”他让我们看他的裤子，口袋那儿已经被弹片打穿，为了使人信服，他还把指头从两个窟窿里穿过去。蓦地他又想起了什么，急忙从衣袋里摸出一块破布，里面包着张干烟叶。“差点儿把这东西给忘了。”

我们把松脆的、没有份量的烟叶放在手掌上捻碎，努力做到一点烟草也不洒掉。不料我看到手掌上有了血迹，上面还粘着些烟草末儿。这血是哪儿来的啊？我不过切了点面包，并没受伤。面包下面一层皮上也有血迹。大家都对它看着：

这是巴尔茨万尼亚的血。

“你们在哪儿给炮火打中的？”萨延科问道。烟草的烟随着说话从他嘴里喷出来：他抽起烟来一向都是大口大口的。

“在树林里，正好在摆着‘安得留沙’炮弹的那地方。”潘钦科把当时的情形在地上画了出来。“迫击炮弹就掉在这儿。正巧巴尔茨万尼亚从那边走过来。”

这就是我们怎么也测不出它的位置的那个迫击炮连了。

夜里我和瓦辛两人躺在一个避弹壕里。我打发萨延科跟潘钦科一起去了。我们必须把巴尔茨万尼亚搬到小船上，送他到对岸去。

避弹壕很窄，但我们在下面、在坑底的两边刨掉一些土，足够同时睡两个人。夜还是那么冷，不过两人挨在一起，即使只盖一件帆布雨披也挺暖和。就是翻起身来使人为难。这一个翻身，那一个就得起来趴着。再从两旁边刨土是不行了，否则一颗炮弹就能把它给轰塌。

德国人的重炮每隔一个同样长的间歇就轰一阵，我们的炮队从德涅斯特河对岸、经过我们的头上回敬他们。人在地下，不知为什么，总觉得爆炸隔得很近。这就是所谓“存心捣乱”了，它整夜都不停，一直要搞到早晨。有趣的是，战前人们患了失眠症，就抱怨说：“我一宵都没睡：我们家的地板下老是有耗子在抓什么东西。”要是蟋蟀的话，那个罪受得就更大了。我们却是每天夜里在大炮的轰击声中睡觉，如果突然安静了，我们反而要醒来。

现在我躺着，心里却在想巴尔茨万尼亚，想那沾上了他的血的面包。战争爆发之前，我上十年级，一天，学校里举办晚会，给我们免费分发了小白面包夹香肠。面包都是新鲜的，圆圆的，从上层的外皮斜着切开了，塞进厚厚的一段玫

瑰色上等香肠。在我们排队领取的时候，校长得意地站在女服务员的旁边；这是他出的主意。

我们吃了香肠，却把小面包扔了：屋角里、垃圾箱边、楼梯底下，到处都有。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简直是犯罪。

瓦辛睡着了，轻轻地打着呼噜。我想抽烟，但是烟叶放在右边衣袋里，我们又是侧着右边身子睡。当德国人的信号弹升起来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看到瓦辛的长满了绒毛的脖子和睡得发红的小小的耳朵。奇怪，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怀着几乎是父亲那样的感情。

第 二 章

天真热。对着太阳光，一切都象蒙在雾里似的。灼热的空气在附近几个高地上空颤动，那儿空荡荡的，仿佛人都死绝了。那儿就是德国人的前沿。

步兵们夜里不睡觉，这时候在战壕里蜷缩着身子，把手笼在大衣袖子里睡得正香。每天夜里，他们都跟田鼠似的挖着交通道，使战壕和塹壕连结起来，等到牢固的防御阵地建成了，他们又该扔下一切转移到新的地方去。这是肯定无疑的。

德国人也在睡觉。只有双方的观察兵还在留心瞭望着哪里有动静。偶尔有机枪哒哒哒打一阵子，——对着太阳光，它那惨淡的闪光几乎是看不出来的，——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爆炸的烟雾过了好久还在前沿阵地上炎热的空气里飘荡。

我们的后面，过了树林，就是整个儿沐浴在阳光里的德涅斯特河。现在要是能到德涅斯特河里去洗个澡该有多好呵。可是在战争中，多会儿待在水边也是洗不成澡的，——

天黑以前，你要想痛痛快快地喝口水还办不到哩。如今在德涅斯特河白色的沙滩上再也找不到光脚板的痕迹了。那儿只有靴子的印痕，开到水里去的车轮的印痕，炮弹炸成的弹坑。再往上一一点，沿河岸那里，在葡萄快成熟的园子中间有一些摩尔达维亚人的村子，白天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可一个人也没有。暑热和寂静笼罩着这些村子。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背后。

我从炮队镜里看着那些光秃秃的高地，每天这么看着，看得都要作呕了。唉，我们多么需要这些高地呵！要是我们把它们拿下了，这儿的生活马上就会变得不同了。

这时瓦辛在预备早饭。他用刀子打开了一罐焖猪肉，放在胸墙上，把刀口在裤子上擦了擦。我们用匙子把焖肉抹在面包上，吃了起来。吃得并不忙，前面有着整整一天哩，罐头却是最后一个了。我们又不喜欢把东西留起来慢慢吃。

附近有了说话声。我把炮队镜转过去。两个步兵肩上扛着步枪在野地里走着，边走边聊天。他们就那么随随便便地边走边说，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德国鬼子，没有战争。不用说，这是德涅斯特河对岸不久前才入伍的新兵。这些人都有一个惊人的特点：炮弹从旁边飞过去，但根本没有什么危险，他们也会快快逃跑，躲起来，躺到地上以为死神来啦！可是谁也不敢把脑袋伸出去的地方，他们却又把身子挺得笔直。有一回，我看见这样一个兵，刚刚到前线来，由于愚蠢才变得大胆，竟然到我们后方的布雷区去摘野菊花。那种地方，一个打过仗、有经验、头脑清醒的步兵是不会去的，这一位倒好，他可根本不管，抬脚就走，而且一个地雷也没有在他的脚下爆炸。他离布雷区的边缘只有两米来远了，人们对他叫喊起来。他一明白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就再也动不